

善刀試鋒隨緣行

我在台灣闖蕩的歲月

(下)

●張慕飛

清泉崗的夜間集合

(下) 月歲的蕩闖灣台在我

金門戰車部隊的輪調及人事上的升遷調補都是台中裝甲兵司令部的事，我在獨戰一營還沒有正式出任營長之前，一位十五期的老大哥調來接任營長，剛好步隊輪調，我隨部隊回到台灣湖口，即前往台中清泉崗接長裝二師裝步二營營長。顧名思義，裝步營即裝了甲的步兵營，以半履帶車為主，營部連有個戰車排和搜索排、重兵器排，戰時以協同戰車作戰為主，一個戰鬥群以任務不同，有時兩個戰車營和一個裝步營，有時兩個裝步營一個戰車營和裝炮營。在金門帶戰車營的時候，我常以「一個決定性的戰鬥兵種」自況，當時我在營房內部大寫「步兵是戰場之主兵」，對官兵講演時，我常說「戰場的主兵裝了

甲，如虎添翼」，碰巧新任的劉總司令來部視察，看見了我的警語說，張慕飛是王二麻子賣瓜，總是他的甜。

清泉崗在台灣中部大肚山一側，右邊是台灣最長跑道的機場，左邊是基督教的東海大學。我在裝部一營不久便碰到聖誕節，從報紙上看到林語堂夫婦將要返國定居，東海大學是大陸時代九個基督教大學合併而成，因為林語堂在歐美的盛名，東海大學校長吳德耀首先請林語堂夫婦來東海過聖誕節。我給台北機場國泰航空公司發了一封歡迎林氏夫婦的電報，並歡迎他來參觀我的部隊，不久我接東海吳校長的邀請，請我裝步二營軍官團到東海大學去過聖誕。

我真高興聖誕節當天，在東海大學的禮堂內，前一、二排挺拔的裝甲兵的軍官

們首次在一個大學裡跟他們師生一塊高唱阿里路亞，人們注意到鋼琴奏出序曲時，軍官們唸的一下率先起立引領高歌。我的軍官們大都不是基督徒，但他們在上千的高級知識分子面前從善如流的楷模作用，讓我流出激情的熱淚。

裝步營編制比戰車營大，人員也多，所以在金門炮戰期間，裝甲部隊在台中支援對金門空投作業上作了相當的貢獻。在大肚山上我這個營包辦了兩個空投支援作業場，蔣緯國司令兩度前來視察，他在山上作業場時，我在山下作業，待他到山下時我又在山上作業，隔天晚上我在強烈的探照燈下碰見他時，我說作業場上很熱鬧，你可以去看看，他說：我山上山下都去了，作業的盛況我都看見了，就是看不見你張營長就如同你看見司令一樣。

在裝步二營不久之後，我又調到戰車第二營，這是二次大戰時留下來的戰車營，大部分是河南來的老士官，戰力強，問題多，司令部一面讓我多磨練戰車單位，一方面讓我帶一帶中州的老士官們，希望能中和或減低一點他們的鬧情緒，久頓不戰是老士官的死結，附近部隊常有暴行的事件，我很僥幸經歷的三個單位都很平穩。

我的外務固然多，但老士官們有榮辱與共的味道。一次在台北附近練習完畢，經過一家朋友經營的西餐館，原想買幾份三明治充飢，結果全營十一位軍官都被請吃了一次豐盛的晚餐，我嚷著要付鈔，老板卻說這是勞軍。

軍隊以執戈衛國作戰為主，但不會常常有仗給你打，於是演戰與戰備就成了主要工作，在台灣沒有實戰，但我認識到：演習就是作戰，因為其中也有生死與榮辱的考慮。

一次國防層次的攻防演習，藍軍有防衛台北的任務，師以防禦桃園、鶯歌東西三線為主要使命，藍軍演習單位為陸軍郝柏村之第九師，紅軍演習單位為陳桂華的三十二師，當夜我戰車營配屬第九師位置於桃園農校附近，D-1在桃園—台北公路

左側高地之廟宇內，師長召集幕僚會議，在各參報告之後，師長郝將軍指著我說：「張營長你說說，你戰車營如何運作？」

這個幕僚會議旁有全國各部隊軍師參謀長以上的將領列席參觀，大家眾目睽睽，看看我這個特業幕僚如何報告。

「按照傳統的作法，步兵師的防備隊是用來對付敵人的逆襲，期能一舉消滅突入之敵，恢復固有陣地，今天我想以一個新的打法建議，那就是戰車營根據情報顯示的狀況下，在敵人攻擊發起前，逕擊敵人攻擊準備位置。」

我瞞見人群中有人翹起大拇指，又見有人輕搖腦袋，倒是師長有魄力，頷首表示接受。

會議演習人員及裁判人員紛紛離去，我找到作戰官及政戰指導員奔赴現場，從農校附近要穿過一個矮矮的叢樹林才能接近三峽—樹林的公路。我的目標在泰山、

新莊一帶敵人的攻擊準備位置，敵人之炮兵置在林口高地及以南地區。我跟作戰官戚開甫少校打定如意算盤之後，搜索排回報叢樹林附近有空軍油彈庫不許通過，我請營指導員前往交涉，並親自午夜造訪該庫長，這位可愛而盡忠職守的雲南籍少校

說什麼也不通融，我告訴他演習就是作戰，他後來簡直充耳不聽。我竟給他寫好一張保證借路條，我的意思說在我們通過期間任何問題由本人負責。

拂曉前五十分鐘，我們統統上車靜肅，慢慢的發動讓車子保持機動狀態。

縱貫道上車水馬龍，沒有人會注意到五十多部戰車及少數行政車輛機智的由土城到中和之間越過去了，拂曉時刻，我用無線電告知全營兩個梯隊應向選定的區域全速前進，演習紅軍的三十二師先頭部隊已接近攻擊發起線，這時五十多部戰車全速的引擎聲夾著喊話器的心戰攻勢，以及一片車頭上晃動紅旗。我想假定這是實戰，也不過如此，只是沒有血和火而已，但每個演習人的心裡都興奮不已，都有誓死決戰的勇氣。演習就是作戰，攻擊發起線前後的紅軍演習部隊統統駐腳，有些在回頭，明顯的看出一片混亂。

權充裝填手的小作戰官，用取下的耳機碰碰我的右肩說，右邊統裁官在找你！我一看是前二十七師師長李向辰將軍，這位十五期的老大哥乘他的吉普車過來，我跳下戰車，他伸伸大拇指，說：「老弟，幹的不錯！」他一面下達演習停止的命令

，我看到紅師師長陳桂華將軍一臉愁容在一輛中吉普車上，那是他的活動指揮所，我掉頭讓各單位原地掉頭，到縱貫道旁的墳地集中，因為前面演習紅軍的部隊統統湧上來，一團團的人群，一道一道的車隊，我似乎看見了一九四九年的景象。

郝師長轉來指令，所有藍軍演習單位原地不動待命。兩個小時之後我們獲得統裁部的結論，紅軍受藍軍的奇襲，瓦解了整個的攻擊準備，紅軍再整備，但新的攻擊行動要遲後三天。

「演習就是作戰」，我永遠忠於我的職守。年度計劃的營測驗，演習狀況把營引到新竹市附近，似乎慢慢進入新竹市區。但狀況一轉進入了右側一個窄巷，戰車魚貫而入，我們的駕駛都很謹慎沒有觸及兩側任何雜物，突然顯出唯一通路，搜索單位前導進入高地，漸漸圍著這高地上升，最後停在頂端，不能回旋，也不能單車轉向，前面幾乎像絕壁一樣。

我知道中美混合的測驗組跟在我營的後尾，現在清華大學背後操場一帶，正好面對著我的營所在的三尖山，這完全是一個陷阱，一次欺騙嗎？我自無線電中聽到作戰官在罵「奶奶的」！全營靜心在這個

孤零的小山頭上。

我衡量整個地形，跟我的駕駛手李能訓中士商量，面前的坡度略微超過四十五度，大概有二百五十公尺的距離到山底，山坡不是平坦的，岩石和草根遍布，我找六連夏連長、四連李連長下車來商量，對面山下的測驗人員們都在抽煙看熱鬧，看到我這個戰車營如何下山下台！我喊李中士到副駕駛室，我爬進正駕駛的位置，我問李中士，你下過這種坡度嗎！他說下過只在演習場上，我告訴他扣緊安全帶，拉緊頭盔，必要時幫我拉剎車，我叫車長把炮塔旋轉一八〇度，炮口朝後並固定，然後我安靜的在胸前劃了個小十字，車子起動有點像打跟斗的樣子，我趕緊把車子拉斜，穩多了，於是輕踏油門，在拉車子向右，這樣一左一右車子慢慢在移動，很安穩，李能訓看樣子沒問題，說：「報告營長，讓我來」，我沒理他，同時向營呼叫：「方塊注意我是方塊六，請回旋炮塔一八〇度，鎖緊安全帶，拉緊頭盔，方塊注意現在依次前進！」

四十八部 M18 戰車像微醺的漢子，一個一個，一排一排，一連一連慢慢地都橫行到了山腳，整個山坡上留下了像新犁

的稻田一樣！測驗組及中美將校們浮起了一片掌聲，顧問團團長和老裝甲兵胡獻群中將眾口一聲：中校！你大概是空降兵出身！

我一直在想，「演習就是作戰」！再也聽不見：「營長是半路出家」！反而又聽見：「營長真的像空降部隊了」！

清泉崗原來是台中大肚山上的一個普通營地，因由裝甲兵的進駐，蔣緯國請准以裝甲兵的老前輩邱清泉將軍之大名而命名。這裡通常駐有一個裝甲師，裝校，司令部及直屬單位，及一個預備師的架構。在台中到清水鎮馬路左側豎著「誠愛熱」的隊標，任何車輛或行人都會感觸這是威嚴的營盤。原來美軍顧問團所屬軍官俱樂部的 FPNK 少校在給路過台北的美軍將校們說：「那些佩戴三角臂章的人都是韓國的裝甲兵，你如果有機會去台中機場，經過一下清泉崗的時候，你都會肅然起敬，跟一個大學的校園 CAMPUS 一樣，一種威嚴的軍風在擠迫著你。」

原來我們當步兵的時候，在漢中丁家營將官進出營門的時候要吹「將軍號」，海軍迎接將軍也吹一種軍笛，清泉崗營門

什麼都沒有，但一進門你都會有一種虎虎生風的感受。

年度間我們總有一兩次夜間戰備集結，總在午夜過後，突然間一陣陣鋼管號緊急集合的播音，整個清泉崗方圓五公里的區域，一陣陣傳遞的鋼號，讓每個人都急急忙忙的著裝，攜著個人裝具奔向集合的位置，只聽見腳步聲，零星的裝具聲，整個營區除住院的病號、在外公出的人員及各單位的連絡兵之外，近兩萬人的編制人員在五分鐘內集合完備，肅然待命，這時沒有報告沒有訓話，只見單位主管陪著司令疾步通過所有單位的前列，像一陣風一樣，指揮官在感受著所有部屬的心聲，所有部屬都在感受著指揮官的意旨，像謎一樣的裝甲軍風，在宏亮的軍歌聲中展示著他們的雄心壯志。

有人在批評島嶼作戰用不著古德里安的裝甲兵，我們只要有戰車兵就足以防衛本島和搶灘登陸！蔣緯國說那麼就不必要裝甲兵了，像一九一七年前一樣，每個步兵師發幾條打狗棍就行了？！

這裡顯示著特業幕僚長與指揮官的決戰藍圖，華中平原，華北平原……。

在我離開裝甲部隊之前，又一次大縱

深的作戰演習，是一個對台灣南部登陸成功的爭奪戰，登陸之敵已在屏東地區設防頑抗，我師以兩個戰鬥群分兩路，向目標攻擊，時值夏秋，颱風來襲，山洪暴漲，午後四點許我營首先克服急溪繼續前進，由於山洪過高，大雨滂沱，原來與我保持密切的師長及指揮官統統因雷雨而失去聯絡，我的戰車聚在第一線的四、六兩連之後，戰六連之一排幾遭覆頂略向後撤。

我們尚能聽取師長無線電之指示，但我已不能回應，我指出第一線盡量接近水流中央部分，必要時讓戰車進水，亦應讓後繼車輛自泗水從頂跨過，我知道有人在無線電中疑義，我堅持以少數戰車權充陸橋，我已看見六連一排戰車天線及五〇槍座拆斷，我大聲要求陳應龍排長大膽前駛，我知道前列之車已灌水，但陳排長之車已抵目標區，陳排長之車都已鑽出指揮塔，因大雨關係，通訊網裡已亂作一團吵雜不已，統裁部及參觀的軍師長們在山巔上的帳篷已在施放白色煙幕，這說明演習終止，回程中收到安靜清晰的師長無線電傳話，他告訴我們，一向尊敬的李指揮官說：「虧得張慕飛能野，不然的話過不了枋山溪」，接著又問我的戰車怎麼樣？「沒

事，師長我們是兩棲戰車！」

軍人軍隊在結骨眼兒上得野一下！

師長鮑薰南少將，九期老大哥，山東漢子，粗獷中有他的精細，他平素要求很嚴，秋冬時的衛兵他不許穿大衣，我一直不同意，我任值星官的時候，我通知各營連隊兵統統穿大衣，子彈帶外佩，師營區跟著做，整個營區包括憲兵也都跟著做，衛兵們個個挺直了腰杆，另是一派氣象，從此師長再不折騰我張營長了！

戰二營成立於一九三六年，一九五七年正是它二十一歲生日，裝甲部隊平時戰時多以營為單位，很講究營的團隊精神，我這個河南人今天回來帶河南人占多數的戰車營，人們都很看重。

蔣二嫂是賢孝媳婦

我們也有個小樂隊，用破銅爛鐵湊起來的打擊樂，加上個把口琴、手風琴與口技，嚴然一個克難樂隊，我又在台中請了幾位女高音小姐，這樣吹吹打打聽起來也頗叫座。這是裝甲成軍以來以營過營慶還是第一次。除蔣緯國司令因公不能參加外，裝部各級領導都到了，還有外賓，前美駐台北的副領事麥克文穿著長褂參與盛會

，麥君後來在台中美國語言學校畢業，榮任在華沙中美談判的翻譯，他赴任之前，和我還演練了不少次，他說你當老共，我當帝國主義的翻譯，我們也樂了一陣。

營慶中，蔣司令不能來，他的夫人丘愛倫代表參加，由一位高高的菲律賓華裔友人和其弟丘延德陪同前來道賀。我們還跳了一會扭扭舞，這位友人很會扭，我倒是第一次認真的扭了一次。

丘愛倫在台北外交活動中很受歡迎，中英文都呱呱叫，還跟我學了一陣西班牙文，又因為生母是德國人，所以經過努力這兩種語言也都能朗朗上口，其弟長相也很洋化、很帥，他也很嚮往我這個「洋營長」，快要服兵役的時候，拜託陳文韶上校希望到我這個戰車營來，我勸阻了他，我說你姐夫和鮑師長因為我是留學生假洋人，都在「磕」我，你想在這個營能有好日子過嗎？結果他變成了後勤指揮部的二等兵。

我用一種雞尾酒會的方式在部隊中代替了大吃大喝大塊肉的慶祝會，但是前來舉著杯子敬酒的人特多，跟幾百個人敬酒，認真的舉杯，淺飲，下來也差不多要上救護車了。

丘愛倫跟石靜宜一樣和我很熟，蔣緯國雖然也熟極了，但我不能喊緯國或緯國兄（我卻聽見有人喊緯國哥），所以我永遠喊將軍，只有剛回國的時候我喊過老營長，要是喊二哥就太肉麻了。對愛倫不同，我絕不能喊二嫂或大嫂，也不能喊嫂嫂，不便喊夫人或太太，蔣在他第一次介紹的時候就用 HUBER 這個名字，所以我一了。

直也就這麼稱呼，除非在很公事場合。愛倫是個聰明人，她也常常喊我 JOSE。在作完第三次營長之後，蔣司令準備調我到司令部第三處作首席作戰參謀，看樣子又要磨練我，可惜國防部命令我到情參室，主管歐洲情報業務，這我才能離開了裝甲部隊，否則我真會成爲裝甲兵專家了。

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訂購

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450元

精裝500元

本書爲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肆佰伍拾元。精裝本台幣伍佰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聖文書局帳戶。